

马兰 马兰

□孔祥秋

是的，我想起的不是那首欢快的童谣。我想起的是远方，在那遥远的罗布泊，在那戈壁的边缘。那里，马兰花开。不，这时节的马兰花，正在以凋零的方式深深地默念。谁还能想起，即将来临的7月29日，是一个什么日子？

那年，北京的那个明月夜，他对妻子说：“家里的一切，今后都要靠你了。”他，是应了马兰花的邀约去远方的，这不是浪漫的邀约，这是庄严的邀约。他此后一去28年隐姓埋名，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。

蓝幽幽的马兰花，那么安详，安详得像他的智慧，在那个人迹罕至的远方，在难以想象的生活和科研的艰难困境中，创造着让世界瞠目结舌的奇迹。一朵蘑菇云，又一朵蘑菇云，缓缓地翻滚，五彩而魔幻……

这是中国历史的天空中最美的云朵，上下五千年无出其右。

他透支了自己的年华，用以表达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和对事业的无比热爱。生命已经到了临界点，他不顾所有人的劝阻，再次走向那个叫马兰基地的地方，走向沙漠的深处。那里，立着一块石碑，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：“1964年10月16时，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。”这是张爱萍将军的手书。石碑的不远处，

是一座铁塔。不，那只是几根扭曲的钢铁，但的确曾是一座塔，而且高高地托举起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，在天崩地裂的巨响后，半截汽化，半截倾塌。

这铁塔，多像他！站在这里，回忆青春，更是一种告别。他其实很想再回来，也以为能回来，谁曾想这竟是永别。
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他终于回来了，回到了北京，回到了妻子身边。然而，他却只能与爱的人在重症监护室里相见。疾病的折磨，让他已无力向关切的亲人们报以宽慰的目光。疼痛让他无法承受，医生不得不将每天一针的止痛针改成一小时一针。即使这样，他也会在半夜里疼醒，一度抱着妻子痛哭：“让他们再给我打一针吧。”

一个历经无数磨难，甚至连死都不怕的七尺汉子，竟然被折磨得痛哭流涕，那是怎样难以想象的疼痛啊？多年之后，他的妻子回忆起来，依然泣不成声：“如果不打止痛针，他疼都会疼死。”

就在这样的疼痛里，他依然用颤抖的手书写着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。

那天，原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国家要在人民大会堂给在核武器研制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颁奖。他却从医院悄悄地溜回了家，和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餐。又要离开家



了，他将钥匙慢慢地插进锁孔，当锁簧发出“嗒”的一声响的时候，让他心头一震，仿佛就是原子弹那惊天动地的爆响。他摩挲着妻子的指纹和他的指纹交错的钥匙，忽然有了一分伤感或者说是愧疚。自从那年无声无息地离开，这门，他开关过几次呢？

离开家门，他走向了天安门，看那飘舞的五星红旗，他默默地唱起了那首歌：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……”

1996年7月29日，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，并庄严地向世界宣告：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。

国家需要铿锵的英雄，国家也需要铿锵的纪念。这一天，是他逝世10周年的日子，我们用这种方式向他致敬。他，就是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。

“禾之秀实为稼”，这是父亲对他的期望，可邓稼先的名字似乎有着更深的含义：稼先、稼先，稼禾的安详是以和平为先！

核武器是具有强大毁灭力量的进攻之矛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更是具有强大震慑力量的防卫之盾。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强大的国防才有山河安稳，才有民众的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。邓稼先深深懂得，也为此奉献了一生，一如那马兰花开。

咏桑

□秦景林

扎根在荒原，立身山崖，田边地角，阡陌之上。腰杆粗壮，枝桠乖张，绿叶宽厚，好一副憨厚、朴实模样。没有青松身姿气宇轩昂，没有白杨胸膛高昂挺拔，没有翠竹气节清高傲霜，没有苹果桃杏果香诱人。饥谨岁月，却以紫黑桑葚为穷人填饱肚肠，根叶白皮都为穷人治疾疗疮。不与梧桐争夺肥沃土地，默默守护在田园稼禾，阡陌之上。迎着骄阳烈日，风雪雨露，储蓄精锐，抽枝发芽，绿叶喷张。静候三月黎明，帮桑姑忙一场。躬下腰肢，放矮身段——任凭姑娘摘叶采桑，宁可把宽厚争绿桑叶

献上。一捆又一捆，一筐又一筐，背负肩扛……蚕们咀嚼着绿叶，沙沙地低吟歌唱；洁白的乳汁，把蚕宝宝养得白白胖胖，静静躺在苇席上，作茧吐丝……喂肥了蚕宝宝，秃了老桑。叶净枝残身伤，从不气馁悲伤。暗自抚慰，赶抽嫩芽出新桑。新茧上市，黄丝进厂，五彩缤纷绛罗绸缎披满世界；苍桑依然阡陌之上，不与春蚕争功论赏。一阙《陌上桑》，只云罗敷美，忘却陌上桑。桑隐出红袖，自然方倜傥。虽云唐楸宋槐，春秋银杏，莫如沧海有田桑。

古法制砚

□高玉宝

砚台，大家都熟知四大名砚，少知著名的红丝砚。产于山东青州黑山的红丝砚盛行于唐宋，柳公权等人对其盛赞有加，一度排名在端砚、歙砚之前。红丝砚贮墨经久不干，用过以后，用水一洗，光洁如新。后来，因为青州红丝矿枯竭，此砚渐渐不为后人所知。如今开采技术进步，人们在青州附近的临朐等地再次发现了红丝石，制砚简单，磨平即成砚。如有雅趣及雕艺，可在砚台上雕上诗词雅句，亦可描梅画竹。龙凤太俗，一般不会雕于砚上。

清代书画家高凤翰对红丝砚十分钟爱，尽管他是安徽歙县县丞，歙砚易取，但并不影响他喜好收藏红丝砚并在砚上刻有“芙蓉井”诗句。高凤翰老家胶州，离青州很近，也许是他喜好红丝砚的一个原因。古人好玩，一方砚台也要弄出许多花样，研墨还要找一个红袖佳人立于书生身旁，满目深情。男人，转转手腕子、动手手都不能了？有佳人立于身旁，写字著述不受影响吗？或许古人定力了得，我辈不及。

砚台分石砚与陶砚，澄泥砚即是陶砚的代表。澄泥砚之泥取于汾水，那是名砚之

泥，一般制砚人不得此泥，倒也有其他可替代的泥石。例如，在河道捡取泥质岩，松软、杂质少的泥质岩最佳。将泥石自河道背回，放入臼中捣成粉末，跟面粉差不多，或黄或红的泥石粉即成。山里无风，白云飘过，鸟鸣阵阵，制砚人脸上蒙着细汗，将杂质筛出，粉末放入缸中，木棍搅拌，让水转起来，转起缸中漩涡。缸中的泥水黏稠，散发着泥土的香气。慢慢沉淀，将水分沥出，只留河泥。用布裹起，放于筛下，好玩的工序来了——捶打河泥，一遍一遍，捶打九千九百九十九遍，将泥中空气挤出，直捶打得河泥像最细最细的面筋，摸起来像小孩子的屁股一样光滑，像爱人的肌肤一样绵软。河泥被制成长方体，用油纸裹严，放在阴凉房屋的木箱中，谓之，陈腐。

一年后打开油纸，河泥还是湿润的，散发着时间的味道。再次捶打、揉搓后，开始制胚。用木尺量好，用竹刀割开，放于阴凉处阴干。小孩子好玩泥巴，或许始于女娲补天的基因。如今带着化工味道的橡皮泥不好玩，少了泥土的亲近。

待泥胚接近干透之时，制砚人在灯下已

经画好线稿，或画荷莲，或画昆虫，也有画上人物的，骑于牛背上的牧童、放风筝的小孩，都挺好。将线稿贴在胚上，用刻刀雕胚。清晨，鸡叫声在山谷里传出很远，河水哗哗流淌，制砚人洗了脸，鸡窝里撒过米，扫过院子，用清水冲刷了门前的石板。朝阳已经从山的另一面射进道道红光，晨雾渐小。制砚人开始雕砚，一点一点，雪花一样的泥屑在刻刀下剥落，砚池慢慢显出轮廓。制砚人一遍一遍打磨，目光慈悲，满眼江河，如同看着眼前深爱的女人。

泥胚制好，放于柴炉，点火烧柴，窑口上的烟囱升起青烟。不停火，烧制两天左右，为受热均匀，用河泥将窑口封严，让木柴慢慢燃烧。十日后，开窑，这个急不得，急了，陶砚会开裂。拆开窑口，本来青白的泥胚变得橙红，敲打之下发出钢玉之声。

再一次精细打磨，从二百目砂条，一直磨到两千目。打磨也急不得，慢慢来，陶砚的光泽才会显现出来，玉影般沉静，美人眼眸一样温情如水。呵气则润，自带潮水。

一方古法所制陶砚成矣。